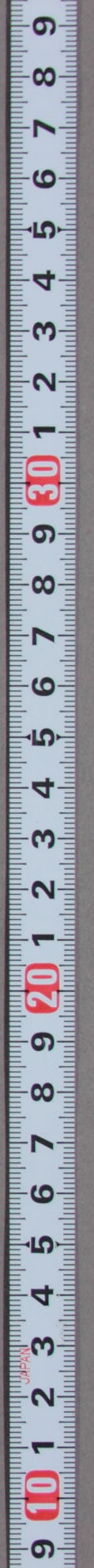


ハ 6
190
11





目錄

共昌祺序

王修玉序

許繼賢序

謝應龍序

謝應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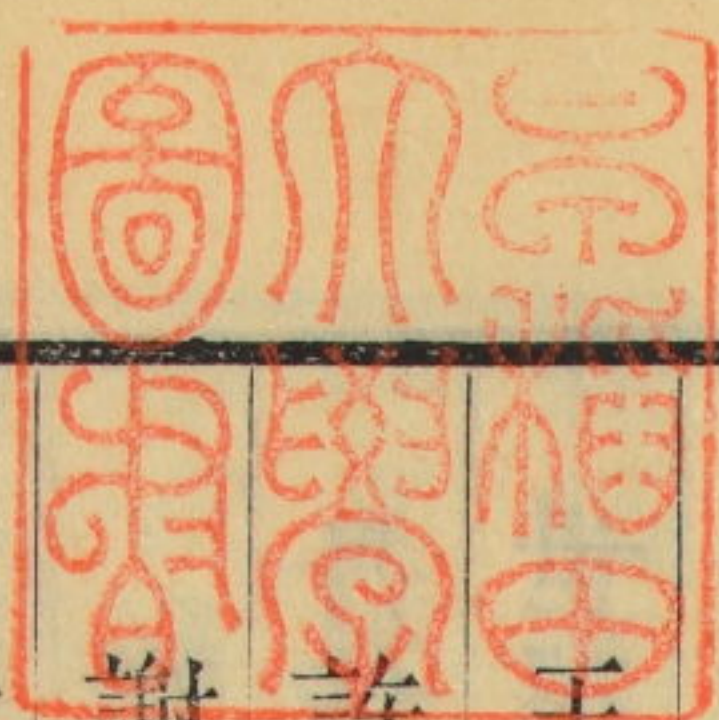
凡例

奉行必法

文帝... 卷二十一之二十五

文... 卷二十一之二十五

和
精 190
卷 11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十二之二十五

目錄

吳昌祺序

王修玉序

許纘曾序

謝履厚題詞

謝璉後序

凡例

奉行心法

文帝全書

卷三 目錄

二十二卷丹桂籍註案之一

二十三卷丹桂籍註案之二

二十四卷丹桂籍註案之三

二十五卷丹桂籍註案之四

丹桂籍註案一書。明觀察顏廷表先生諱正著。其五世孫顏文瑞雲麓補案。六世孫顏章敬生愉較刊者。分四卷。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十二

丹桂籍原序

丹桂籍者何。文昌帝君陰騭文也。不曰陰騭文而曰丹桂籍者何。奉帝君之新命也。顏子生愉兄事帝君甚虔。一夕夢帝君授以書曰。丹桂籍。檢之則陰騭文。故從所夢而名之也。夢寐之事。疑有疑無。君子所不欲道。然周禮六夢。獻吉贈惡。明著於篇。而先聖亦曰。夢見周公。生愉之夢。安在其不足徵也。生愉為元名臣苗裔。六世祖廷表公。以名御史立功黔蜀間。政事之暇。取陰騭文句。

文海全書 卷三 二
加箋釋。而生愉尊甫雲麓公。復取見聞所及。徵應不爽者。爲之證。康熙癸卯以後。生愉復踪而誌之。將謀剞劂。而匱於資。藏諸篋。衍者久矣。生愉有子痘瘍內錮。諸醫束手。禱於帝君。而得夢。事方殷。先取原文授梓。施百篇。而癰疹驟發。藥餌奏功。今已舞勺。能讀父書矣。生愉所獲徵應若此者。甚夥。乃節衣縮食。以爲梨棗計。四歷寒暑。克成此書。蓋表帝心。揚祖烈。繼父志。而又以勸善懲惡。一事而數善備焉。夫果報之說。固非獨二氏也。六經所垂。往往皆是。儒生操三寸管。揣摩主司情事。間有得

當者。則以爲吾文合度。如操左券矣。甚者。側足豪門。卑諛巧佞。以潘安仁。宋延清爲師。而名掛慈恩。躡躋華要。則又以爲吾術甚善。造化無權。而積功累行之言。真塵飯塗羹矣。不知榮辱之數。先後之期。冥冥者實操之。而假手於人。以成其事。人自勞。而天自定也。不然者。棘闈數萬席。文工而摧於時。術巧而阨於命者。何可勝數。於數十人之得。則羨之。於千萬人之失。則忽之。豈足與言天人之際也哉。然則禍福之理。非有遠識者不能察其機。非有定力者不能貞其守。帝君之易陰騭文。而曰丹

文府全書 卷三 三
桂籍也。其憫天下之頑蔽而誘之以從善去惡也。心亦
苦矣。予之生也。亦嘗得夢於帝君矣。有爲善之心而行
之不勇。顛毛半白。瓠落無成。每誦斯文。輒爲悸悚。而其
交於賢士也。幼則見生愉之祖。長則見生愉之父。又知
其忠孝相傳。其言允而有據。故於其書之成也。樂得而
序之。用以自愧。且自勉也。康熙戊辰相月同里吳昌祺
綏眉氏拜題

又

福善禍淫之說。吾儒竊嘗言之。但其義約而該。不言徵

應而徵。應自見。若夫臚分條析。昭然著幽。明報驗之不
爽。俾智愚賢不肖。可規繩而履蹈者。則莫如太上感應
篇。文昌陰騭文二書。是二書者。繁簡雖殊。勸懲則一。要
之與孔孟言大德必得禍福自求之語。炳若合符。故吾
儒恆敬之。式之。不敢以非六經四子之書而置之也。雲
間顏氏。世有顯德。自元歷今。箕裘弗墜。而廷表先生。爲
明名臣。成化之時。著直節於西臺。靖蠻苗於巴蜀。功勳
垂竹帛矣。而從政之暇。嘗取陰騭文箋註之。至其曾孫
雲麓先生。復採見聞善惡之報。爲之案驗。以附於篇。自

是勒成一書。足傳不朽。噫。兩先生之表彰懿訓。啟迪後人。可謂至矣。大誥有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甚言繼緒之爲難也。兩先生一創於前。一紹於後。闡揚淑慝。以警人心。卽此一書觀之。而好善不怠。世濟其美。槩可識矣。予遊雲間。與先生之裔生愉君交。最善。生愉君出是書相示。且欲劖劂以導斯人。屬予爲序。予三復其書。所釋所驗。無不字勒著龜。文成砭石。覽之者。自當鉢心動容。烏庸予序。第予觀生愉君之爲人。愷悌樸誠。父子兄弟間。孝友相尙。家室雍和。則其於是

書也。實有躬行之樂。而且於曩年爲子篤疾。列布陰隲文。靈驗記。神佑如嚮。則其言徵應也。更非詭誕之辭。以茲而告天下。天下之人。讀顏氏之書。聞顏氏之風。可以蒸蒸於善矣。康熙戊辰仲夏二十有八日。錢塘後學王修玉倩修氏拜撰。

又

士君子爲善而欲邀福於天地。責報於鬼神。非吾儒修身立命之學。種因得果。一切冥報之說。其言易涉於二氏。聖人所以存而不論也。雖然。爲善者未嘗求福。而福

文帝全書 卷三 五
自隨之。爲不善者未嘗不欲避禍。而禍自隨之。惠迪從。逆捷於影響。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已載之帝典。王謨。古人論其理。後世徵其效。其義一也。顏子生愉。其先世柱史公箋釋文昌帝君陰騭文。其尊人雲麓先生復蒐討見聞。以爲案驗。生愉捐其館穀。以壽之棗梨。己巳之夏。哀然成集。表章先志。啟迪後學。同人莫不歎美而悅服之。蓋桂宮寶號。非仙非佛。在地爲聖賢。在天爲司命。舉天下之農商工賈千百萬億。盡人皆裁成訓育之。獨於誦詩讀書之士。尤顯化而勗勉焉。若曰。凡此曳逢掖。染

柔翰者。皆宇宙間之聰明俊傑。爲一善。則澤及於閭里。爲一不善。則害及於蒼生。故於尋常儔伍之外。詳其淑慝。勤其造就。令名好爵。以鼓舞之。窮愁拂逆。以砥礪之。其以陰騭文爲丹桂籍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今顏子視端行方。省心窒欲。行將胥一世而同躋善域。其志大。其願宏矣。讀是編也。爲之三復。而弁其首焉。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仲夏。淞南舊史許纘曾敬題。

題詞

積善餘慶。作善降祥。六經之訓。昭如日星。故歐陽子云

文淵堂書 卷三
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丹桂籍一書。成於雲間。顏氏。余祖父力行有年。余昆季後先入史館。上玉堂。懷庭訓。服習依之。今督學江南。家君命付梓行世。竝期多士勉焉。因爲歌泮水之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更爲歌有駉之卒章。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督學使者昆明謝履厚敬題

後序

先儒之論。爲學必先德行。而後文章。德行云何。帝君曰。行事必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

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而已。是知內而身心。外而家國。祇此數語。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余家世滇南。祖父相承。奉行感應篇陰騭文甚力。疊遭兵燹。幸獲安全。默有神助。歲丙午。有自雲間到昆明者。授吾父以丹桂籍一書。云。近奉帝君新命。其勸戒士子尤切。且歷有明驗。時余年三十。艱於嗣續。吾父年五十八。速於望孫。遂禱於帝君。前願依籍中所載。隨時隨事行之。果蒙神祐。遞生三子。科第聯翩。無乃丹桂發祥之一驗歟。余不敢祕。用登梨棗。以彰帝君諄諄戒士之意。竝與斯世共勉之。

康熙五十八年孟春月昆明謝璉薰沐拜書時年七十有二。

凡例

一文昌陰騭經文實與太上感應經相爲表裏。太上感應經註釋已多。獨文昌經未有註釋。此編得之先大夫從政之餘業已盡善。而其中或稍有未盡之意。章敬畧加增潤。以俟後之君子再爲光大。

一原本案驗先大人曲盡苦心博採已備。特痛章敬罪深孽重。天不加年。致有近日報應之甚速。而共見共

聞者未及編入。章敬仰承親志。復爲補述篇末。以昭福善禍淫之不爽。

一經文慈悲廣大。言約意該。皆本聖賢中庸大道。竝無深奧難字。僅可爲賢智道者。但學有淺深。恐天下猶有字音未辨。遂致聖意未明者。特詳音釋。以便雅俗共勉。

一文係聖經誦法者。不可輕忽致罪。但身在塵俗。不能人人無間斷工夫。故特分爲四卷。以便誦覽力行。一案驗事實。取之以垂法戒。故僅照經文挨序。先法後

戒不及編次先達年代前後。

一康熙丁巳秋。章敬夢帝君授書一冊。額曰丹桂籍。啟視之。乃陰騭文也。因卽檢先大人所輯者。而叅訂廣益之。敬付梨棗。今幸告成。夢復不爽。故敢卽以帝君所示之額。名其篇首曰丹桂籍。顏章敬生愉氏謹識。

奉行心法

周穀城曰。讀感應篇。陰騭文者。須知六除五發之說。一除自恃念。凡人塵習紛擾。自謂寡過。不知尋常舉動。少一檢點。罪戾叢集。豈可自恃。終日乾乾。自攻其惡。此除

之之法也。二除畏避念。學期主敬。畏欲非畏理也。畏難思退。暴棄孰甚焉。勿憚檢察爲煩。勿視約束爲苦。力行旣久。自樂此不疲矣。三除因循念。語云。勸人須下無情口。學者除舊自新。亦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鋼刀立斷。何煩猶豫乎。四除好名念。爲善得名者。增一名亦損一善。俗稱善曰陰德。言不使人知也。可信節昭。墮行冥冥乎。五除徼福念。學者入道。原當修身以俟命。分心求效。善力便減。若有所求而爲之。將無所求而不爲乎。故知因善求福。善福皆虛。六除間斷念。善念不純。與無善

文帝全書 卷三
等。古人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斷未有中道而自盡者也。六念既除。五心斯發。除自恃念。則發謙心。除畏避念。則發信心。除因循念。則發勇心。除好名邀福念。則發誠心。除間斷念。則發不已心。如此而不獲契於太上帝君者。吾未之聞也。勉行者宜知之。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十二

古鼎劉廣恕

義陵劉體恕無我彙輯

古渝金本存全訂

古鼎劉悟誠

仁和關槐柱生校定

丹桂籍註案之一

文昌帝君陰騭文

〔註〕帝君是大元無上上德真君。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下主一十八重地獄輪迴敬禮。

奉行誠心感格。事驗彰彰。絲毫不謬。陰騭二字。見於尚書洪範。騭定也。謂天於冥冥之中。不忘下民。求所以保全而安固之者。甚至帝君括全文之義。於陰騭二字中。誠謂由此則安。不由此則危。不可不知也。又云。騭定也。在人爲德。在天爲騭。以人之德。定人之福。故曰陰騭。

云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註云。帝君自言也。帝君以身勉天下之人。故立言之初。先假吾以爲言。正所謂現身說法也。一十七世歷

舉前之所閱歷者。以示人人。處士大夫之位。爲善固易。爲惡亦易。以一十七世之久而不改厥心。不易素履。達摩所謂久長難得人者也。

未嘗虐民酷吏

註民無位之號。吏在官之稱。民易虐而不以虐臨之。吏易酷而不以酷使之。帝君之仁可知矣。而能信之於一十七世之久。其德化爲何如乎。

案子羔爲衛士師。有犯刑者。子羔臨刑愀然。旣而蒯贖之亂。子羔出走。別者守門。謂子羔曰。於彼有缺。子

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乃入焉。追者不及。子羔謂別者曰。吾親別子。子三逃我。何也。別者曰。別足。吾之罪也。公臨刑而愀然不樂。君子之心也。君有不忍刑吾之心。此今之所以脫君也。

陶文僖公曰。吾儕一列仕籍。卽念念濟人利物。猶慮罪浮於德。况可漫不加意乎。憶我往歲。出差赴越。往來數千里。所用役夫。不知若干。念茲枵腹赤體之民。皆人子也。炎蒸汗雨。寒冒霜雪。由此委填溝壑者。何

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果報不誣。能不惕然乎。臨民者當三復斯言。

林鎬。莆田人。爲工科給事。時議開陝岱以通運。載鎬奏罷之。後鎬死。至一朱門中。紫袍者索鎬善惡簿。鎬見天平內。惡重善輕。俄一叟手擲一小黃卷於善秤內。忽偏重視之。乃諫罷役疏也。卽命鎬還魂。鎬問紫袍者誰。曰。宋參政范仲淹也。宋鄭清臣爲槐里令。虐酷異常。移任歸。民遮道唾罵。清臣愧憤。以部民侮長官奏聞。真宗曰。爲政在得民。

民心如是。爾政可知。遂貶而死。

救人之難

註難。是患難如兵荒水火。危急存亡。旦夕不保之類。救如出人於水火之中。拔人於鈇鉞之下。呼之立應。爲之恐後。所謂救也。然亦要。根前陰字。大抵帝君之救人有救於人所見者。有救於人所不見者。可見之陰。隲易知。不可見之陰。隲人所不及知者。正多耳。

案宋益國公周必大。監杭州利濟局。局內失火。火犯當死。問吏曰。此火設起。自官應得何罪。吏曰。削職。公

曰。我豈可以一官而坐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自誣服。各家俱免死。公竟罷官而歸。後夢神換帝王鬚。官至宰相。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泛舟湖隄。遙見小舟浮沉波上。有人據舟背呼救。張急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

正德間。七月大風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人有駕筏撈取貲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笥。浮沉而來。將抵岸。一人利其笥。遂沉此女。及發笥。見一庚帖。乃

卽其所聘妻也。夫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適殺其妻。天之報應。可不畏哉。

明羅倫。應會試。宿山東。僕於院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日。倫歎資乏。僕以拾金釧告。倫大怒。欲齎還。僕曰。如此往還。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婢僕遺失。倘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復至其家。果因婢夜潑盆水。釧在水中。誤棄於地。主母笞婢甚。數尋死。夫責妻。妻欲投繯。一門如沸。公至。出釧與之。全活兩命。人卽以鼎元期之。至京已

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果中鼎元。

濟人之急

註。急是窘迫。如饑寒剝膚之災。疾痛困苦。一時無措之際。皆是濟如以舟渡水。免其浮沉。漂沒之謂。事無大小。隨所遇而扶持安全之。皆濟之之義也。

案。馮商無子。往京買一妾。問所自。泣而不言。固詰之。曰。父因綱運負欠。賣女以償。心傷離折耳。商亟還其父。焚券不取直。歸妻。問妾何在。告以故。妻曰。用心如此。何患無兒。數月。妻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

至馮家。次日生馮京。中三元。拜太子少師。相業甚盛。明正德間。江西舒翁。年逾五十。遠館湖廣。歲暮歸家。途遇一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鏹。將賣妾以償。不忍離折。且妾去。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詢所負。曰。十三金。翁曰。我同舟。各捐一金。可完爾夫婦事。同舟者皆不應。公捐束修與之。未至家二日。糧盡。眾皆笑之。歸語婦曰。吾舟中饑兩日矣。速爲炊。婦曰。安所得米。公曰。可乞諸鄰乎。婦曰。借貸已多。專候夫歸償之。歸而復借。可奈何。翁告以故。婦曰。旣如此。有山蔬可

以充饑。遂登山采苦菜作飯。煮同一飽。旣就寢。方愁明晨又匱。忽聞牕外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婦蹙翁曰。此神明告我也。夫妻同起。向天拜謝。明年果生一子。名宏。十九歲。領鄉薦。二十登成化丁未狀元。官至宰輔。翁生封吏部右侍郎。

憫人之孤

註幼而無父。曰孤。憫則有惻然心傷。爲之念其饑寒。扶其顛危。察其痛癢。原其欲惡之意。種種栽培。俱在其內。

文帝全書 卷三 六
案昔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攜一子。抱一子。衆逐之。乃棄抱者。與攜者奔。逐得之。衆問攜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己子也。軍至。妾不能兩全。故棄所生而挈兄子。齊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忍棄乎。曰。我夫尚存。可望生育。吾兄已死。止此一綫。存之以延宗祀。齊軍曰。魯之婦人。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返。己子亦全。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
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令許君結婚。將嫁女於許氏。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帚至堂下。熟視而泣。瑾怪

問之。婢曰。幼時我父亦令此邑。曾於此地爲毬。導我戲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育於吏家數年。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故蹟。思念先人。不覺悲耳。公呼吏問之。大爲憫惻。卽命家人爲易服飾。送書許公曰。我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我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我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我次子。君女配我長子。安用盛飾。於是二女竝嫁許氏。瑾因夢一綠衣丈夫拜謝曰。不圖弱質過

蒙君賜已得請於上帝矣。後瑾歷十郡太守。爲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皆仕於朝。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兄子。卽以己乳含之。涉旬日而乳遂有汁。兒得長大。孝養異常。

容人之過

註凡人於己過則易恕。於人過則往往苛求。帝君度若滄海。何所不容。且過與惡不同。聖賢尙不免過。何況凡人。帝君於容之之中。有原過。恕過。竝有望其改

過從善之意

案呂文穆蒙正。拜叅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忿欲詰其姓名。公曰。知其人則不能忘。不如勿知也。

富文忠公弼。有人呼名辱罵。佯爲不知。或告之。公曰。想罵他人。又曰。明斥公名。豈罵他人。公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終不問罵者。太慚。公終獲壽考。位至相國。子孫榮貴無比。

李沆爲相。有狂生叩馬上書。歷詆其短。沆遜謝曰。俟

歸當詳覽。生復隨馬後。大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匡濟。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沈於馬上。踉蹌曰。某屢求退。奈主上未允耳。終無怒色。

夏原吉爲戶部尙書。吏呈精微批。適風吹污墨。吏伏地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次日朝畢。入便殿。啟上云。臣不謹。墨污精微文書。罪無可追。上令易之。吏得免。公以壽考終。

明王端毅公恕。巡撫南京。嘗至吳市。有一無賴子。乘醉罵公。公畧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

遣之去。

廣行陰騭

註維天陰騭下民。帝君以士大夫之時。其存心卽以天自處。如上文救難濟急。憫孤容過之類。皆以爲吾本分所應爲。而刻刻念念。隨所見聞而爲之。非但不求人知。亦竝不着不欲人知之念。而曰廣者。如上文救難濟急等。猶在人所可知之中。至於身處士大夫之位。凡經國家定社稷。康濟下民。興利除害。一人一日之所爲。一時一念之所感。百萬蒼生。陰受其惠。而

文帝全書 卷三
人不知之類甚多。故曰廣行陰騭。若以陰騭二字。解作陰德。陰功。不免以人爲所至。沾沾以功德自居。不謂之陰。焉得曰廣。須知廣行陰騭。卽上天無聲無臭之事。非人爲所可限量也。

案漢武帝時。東方盜起。帝使王賀等衣繡衣。持節捕之。作沈命法。言有匿盜者。沒其命也。賀爲御史。捕盜獨有陰德。多所縱舍。因自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爵。吾活萬餘人。後其興乎。

嘉靖間。台州應尙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某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得代矣。公訪得其真。潛賣田得銀四兩。僞作其夫書。寄銀還家。父母得書。知男無恙。媳因不嫁。不久夫歸。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我事。旁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已嘉乃心。命作陰騭尙書矣。我何敢禍。公益修陰騭。後果官至尙書。子孫登第者不絕。

河南劉理順。鄉薦後。讀書二郎神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夫出外七年。其母貧。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晚卽歸商南去。姑媳不忍別耳。劉曲措十二

金代其子作書言去家七年獲利五百即日歸家先寄到銀十二兩等語商知其夫在遂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所爲之事與書無二母問子子駭甚曰此神人憐我也劉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遂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知書銀出自公手俱往謝公不認此非見德也亦引人於同善耳江南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兩於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人溺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還我銀

何不將銀救人遂呼漁人曰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卽哈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廿三日事因還銀一事而子卽免於死天道昭昭可爲速報矣陰騭可不廣行乎

名醫周月悤有僕周德德急病月悤診其脈將死多予金錢命歸見父母德至揚州見夫婦兩人泣別江邊甚哀德問之曰官逋甚急賣妻以償情不忍捨候妻去某卽投水耳德惻然卽以月悤所予金錢與之徒手歸家久而不死後見月悤復診其脈曰汝脈今

文苑全書 卷三
平善有壽。不知何故致此。德述前事。月隄曰。汝陰德動天。腑臟立變。非吾術所能知也。

上格蒼穹

〔註〕蒼穹。天也。蒼言其色。穹言其形。雖以天言。而天不在上。在人日用。舉心動念之處。帝君與天爲一刻。刻以天之心爲心。天之事爲事。有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意。而天又何時不格。何事不格哉。

〔案〕張孝基爲富人。壻富人。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基。後富人子乞丐於途。基見而收歸。

令管庫。察其謹厚。無故態。盡以家財還之。基死後。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駟御者。乃基也。相揖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上帝。命主此山。遂不見。

東漢董永家貧。無以葬父。賣身傭工。得錢營葬。上帝憐之。降織女爲妻。日織一絹。贖其身。產一子。名仲織。女昇去。後仲亦成仙。

庾子輿。吉水人。其父出守巴西。遷寧蜀而卒。子輿扶柩歸。時秋水方壯。而瞿唐流更湍急。子輿仰天大哭。水爲退減十餘丈。旣過。水復如初。此純孝之格天也。

廣行陰騭。豈有難格之理。

宋紹興間。顧妻張氏。一夕夢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旦當斃於雷斧之下。張寤。果聞雷聲。自分必死。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驚恐何。於是易服。出立門外桑樹下。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上帝已知。特赦汝矣。天卽開霽。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註上。旣自言己之積功累仁。以至格帝如此。此復以己之修爲望天下。而以帝天之錫福動之。必者。信決。

無疑之謂。蓋人一生有司過之神覺察。一歲有北斗稽查。按季有三尸舉首。逐月有竈神申奏。人之所爲。刻刻通天。故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人能爲善。天必報之。此正帝君一片婆心。鼓舞人爲善處。夫帝君以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此心直如一日。人能以帝君之心爲心。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然天心降鑒。受福無窮。可不勉哉。

案鎮江太守葛蘩。時刻以濟人利物存心。方便爲念。日用之間。莫非陰騭之事。天卽賜其名登仙籍。子孫

榮貴。

范元之素貧。暑月沐於江。得金一囊。歸告子曰。失此金者。萬一死。奈何。且我失此金。其情奈何。明晨父子攜金。至江濱。俟之。見一婦悲號而至。問其故。曰。夫坐獄當死。賣田救之。今失去。兩命不保矣。元之即還之。婦泣謝而去。天即賜其父子同科。十二世爲郡守。即此還金一事。而天之報施如是。况能如帝君之存心者乎。

漢單于絕耿恭汲水之路。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官吏將士渴疲。恭向井拜禱。忽水泉奔出。揚水示敵。敵以爲神明。乃引兵而去。

於是訓於人曰

〔註〕於是承上起下之詞。上既自述其功行。以至格帝。而動人以爲善矣。又恐人昧於爲善之途。而終於自棄也。於是下文縷縷述爲善之效。竝指出造福之由。心以訓於人。有鼓舞歆動。委曲誘人之意。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註〕于公。漢時東海人。爲縣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

嫁。養其姑。姑恐妨婦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辯。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祭孝婦墓。遂雨。凡所平決。皆允服。于公門閭壞。父老與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其門閭。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枉。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西平侯。孫丞侶爲御史大夫。此以治獄廣行陰騭者也。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註竇氏。宋時竇禹鈞也。漁陽人。爲人素稱長者。三十

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且乏壽。宜早修德。由是益力於善。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凡親族有喪不能舉者。代葬二十七喪。貧窮不能嫁娶者。完聚二十八人。故舊賴之而存活。寒士待之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元夕往延慶寺燒香。於殿後階側得遺金三十兩。銀一百兩。明晨詣寺候失物者。一人涕泣至。公問之曰。父犯死罪。徧懇親戚。借金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倉皇失去。今父罪無可贖矣。公驗其實。遂還之。復贈以已物。又有家人盜錢六百千。書契於

文苑全書 卷三
女臂曰永。以此女抵償。公憐之。焚其券。善撫而善嫁之。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文行之士爲師。凡孤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厚之廩餼。由公門貴顯者甚衆。而其子見聞益博。後復夢祖父告曰。汝陰德浩大。各登天曹。延壽三紀。五子八孫。皆賜榮顯。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果登高第。長曰儀。禮部尚書。次曰儼。禮部侍郎。三曰侃。左補闕。四曰偁。叅知政事。五曰僖。起居郎。公八十二歲。談笑而逝。八孫皆貴顯。門風家法。爲一時標表。此以濟人廣行。陰騭者

也。

救蟻中。狀元之選。

蟻有君臣之義。故旁從義字。

註昔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舉手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力何能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我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

皆由心地上做起。故於此先言之。

案昔呂祖純陽學仙於鍾離。離授丹於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祖問曰。終有變乎。離曰。五百年後當復變。本質。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心。三千功行已滿足矣。此正爲善獲福之必本於心地也。

宋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堪輿家謂當公卿接踵。公曰。我家獨貴。孰若吳中士子咸教育於此。遂奏請建學其地。公有此心地。故至今數百年來。簪纓相繼。

多至宰輔。

昔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物籍船底。而以己物蓋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拋之。及風定。檢驗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建州人林達。屢屢侵人所有。里中有葬父者。築墳一區。風水最吉。達造僞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墳賣我。遂以己父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達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上。安有僞契欺人。奪人所葬。

而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與闔家俱病死。
行時時之方便。

註方。方員也。便便宜也。方員便宜。人人所欲。但人止欲圖自己之方員。適自己之便宜。那顧他人之方便。不知方便已處。卽思方便人處。則方便人處。卽是方便已處。行者躬行實踐也。時時無間斷之意。凡一言一動。苟有利於人者。總是方便。而要不外推已度人之恕耳。子貢問終身行。而子曰。恕是正方便也。昔葛藟嘗謂人曰。予日行利人事。四十年來。未嘗少廢問。

何爲利人事。公指坐間踏子曰。且如此物。置不正。則觸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人可行。愈久愈益。此貧賤家皆可行者。至富貴人處。得爲地。能以此心推之。則凡救人失所之事。以此積無限陰功。卽以此致無窮福澤。可不刻刻存心乎。
案商文毅公諱輅。父爲嚴州府吏。周人之急。容人之過。積善好施。時行方便。人多稱其隱德。在署惟勸同事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縣囚解府。必委曲救之。多所活全。一夕太守遙見吏室有光。踪跡之。非火也。

明日問羣吏家夜來何事對曰商某家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彌月抱來一看太守驚愕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焦公東京人三世乏嫡嗣遍訪異人問其因果見一老僧甚異問之僧曰積累功德時行方便勿得獨厚其身三年後至五臺山當授異方言畢不見焦公自此後時時行方便施恩布德者三年往五臺山訪老僧數日不見忽有行童手持一卷言曰老僧傳語大夫功成行滿回家合藥誠心服之必有富貴子孫因

生焦員外員外養子又不肖復往五臺仍見行童曰老僧傳語何必來問但依汝父所行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員外謝歸奉行其語二十年後多嗣且貴焉湖州韓某忠厚好善嘗爲府中皂隸時遇一官酷虐每行杖必要三板見血受杖者不勝其苦韓密鑽杖下一孔藏猪血於中復以竹片鑲好不使人知持以行杖不及三板而猪血濺出人陰受其福者不少又凡於衙門中隨事方便委曲救人見詐索人財者往往爲之勸解終身不倦後生子爲叅政孫爲狀元

漢陽熊士章舉明經樂道不仕。一生以方便爲念。每日袖銀一包。俟貧老幼孤者過。卽予之。日以爲常。徧國中。知公好善。有急必與。雖源源而來。弗之倦也。一日里中失火。延燒千餘家。時歲暮矣。公念此被災者。何以度歲。乃計口出薪米給之。是日施與幾及千金。公時行方便如此。壽八十有八。無疾而逝。子鳴盛。辛酉經魁。孫伯龍。順治己丑鼎甲翰林學士。曾孫正笏。康熙戊午經元。一門榮盛。

王文肅公痛子天卒。祈夢於于忠肅公。夢忠肅公曰。

汝記客一名帖。害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蓋前有巡道誤執海商爲盜。衆憐之。欲求公一名帖往解。公不允。二十七人皆拷死。可見方便之事。當隨便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而不爲也。

作種種之陰功

註。利益之及人者爲功。功在人所不知者爲陰。陰功之妙。妙在德不自德。功不居功。故陰功爲大。種種者。無盡之詞也。蓋積功而不欲人知。乃是真心實意爲善者。上帝鑒之。獲福獨厚。若積功而爲人所知。則已

獲其名。名亦福也。造物惡名。故獲報淺。

案宜興學憲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荒歲。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贓贖罪者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族屬姻黨貧者不時饋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骼。八造橋。周寒士。九置義莊。十助學田。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三子。俱登高第。薛玠。字藩卿。弘治壬戌舉進士。先一月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曰。爾只道中舉中進士。

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騭。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陰功。陰德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爲人述其語。因隨事廣積陰功。子孫之登第者不絕。

蘇州陸孝廉在新於順治乙酉夏。偶至虎邱。見一幼兒啼哭。問其年。止九歲。姓韓。住揚州。因過江。爲大兵衝散。陸卽裹糧送往。時僵尸滿道。直至鎮江。徧覓韓氏舟。還之。又一年。館於他邑。將歸。忽有館鄰女婢泣奔舟中。欲相隨。陸拒不納。婢欲赴水。急訪其母家還。

利物利人

之。竝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試金陵。途中拾銀一包。特持畱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闈中閱。至陸卷。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考官既賞其文。復異之。遂中式。先生為雲間郡博親述此事。章敬因補入之。

〔註〕物如飛潛動植之類。人字所該甚廣。功在於物為利物。功在於人為利人。昔聖王以仁民之餘恩。及於庶類。卽是利人利物之意。今人於利物之事。間為之矣。於利人之事。往往吝嗇為之。帝君以物與人兼言。之其所及者全矣。中庸言盡人性。卽是利人處。盡物性。卽是利物處。

〔案〕陶隱居已獲道要。修合本草濟世。活人甚多。而不得上昇。托桓闔訪之。三日。桓君來告曰。君所修本草。以蟲音蟲水蛭為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畱耳。隱居復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另著草本三卷。行世。遂昇仙去。

宋里老陳元植。粗有家業。好行陰騭。不特利益及人。卽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百鳥飛鳴而至。一夕夢一

文苑全書 卷三
緋衣人長三尺餘。謂曰。爾命本促。以盛於陰德。一切物命皆所濟活。故能延之。年至九十九。晝坐。忽袖中一物投地。化三尺緋衣人。拱立曰。君壽不踰四十。上帝以汝利物利人。故命我護爾。今已百歲。辭歸天上。瞥然不見。元植與子孫述之。凡事俱畢。逾月無疾而逝。
太湖間村民。惟事屠罟。獨沈文寶家好善。事無大小。不利於人物者。不爲。時常買放魚鳥。衆笑其迂。後一人夢鬼執旗相謂曰。除沈家排門竝插之。未幾一村

瘟疫。死者過半。惟沈闔門平安。享高壽。
保靖州楊大王周錢火兒。三人同一駮。懦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前。三人共推駮。懦漢出以當虎。不意崖忽崩。虎驚而去。駮懦漢反得免害。而三人俱壓死。此損人利己之報也。

修善修福

〔註〕修善如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修之於身者。皆是修福。如利己利人。澤及萬物。延及子孫者。皆是修。有爲之不倦。自強不息之意。人能念念知修。事事思修。則

文帝全書 卷三
真好修之人矣。尙書之言福有五。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修福者培其已至。種其將來。要之修福不外修善。蘆橋靜語云。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夫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

案昔有儒生數輩。問於中峯祖師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微賤。某人惡而家門昌盛。何也。中峯云。天之報應。寧有差也。大凡有益於

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罵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

宋趙康靖公。嘗置二瓶於几上。每起一善念。投一白豆。惡念投一黑豆。始而黑者多。旣而絕少。久則善惡兩念都忘。瓶豆亦不用。此可謂修善修福者。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相者謂其十月有大難。王素

信其言。因急往蘇州收賬。寓中晚步。見一婦投水。志仁急取二十金。呼漁舟救之。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惟畜一豕。抵償租米。昨妾賣之。不意皆假銀也。租主甚厲。夫歸箠楚。且不聊生。故尋死。志仁倍價。周之歸。告其夫。夫不信。同婦至。志仁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叩門呼曰。投水。婦來謝。志仁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婦曰。我夫亦在此。志仁乃披衣而起。纔啟門。牆忽倒。臥榻已壓粉碎矣。夫婦驚嘆而去。志仁歸。復遇相者。駭曰。子滿面陰德。不獨免難。抑且獲

福。連生三子。兩登第。此修善而獲福者也。
常熟徐翁。好濟人利物。凡一切善事。無不盡力行之。數十年不倦。夜有鬼呼於門曰。干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其子棫果鄉薦。翁積德愈厚。鬼又歌於門曰。干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棫果登第。官兩浙巡撫。此則修善而獲福者也。

正直代天行化

〔註〕正不偏之謂直。不曲之謂此。天地自然之理。人能體此。則可以參天地。育萬物。故曰代天行化。化字該

得廣自有而之無謂之化。自無而之有亦謂之化。此化字大抵主化人之不善而之於善上說。居多。代者天有所未及而人代及之也。自此一句起。直至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皆爲善修福之條目。帝君存心至慈。不過誘人爲善。隨人舉心。動念皆可以爲善。不拘拘於一門也。

案周時虞芮兩君爭田久而不平。乃朝周。入文王之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

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爲閒田而退。

漢陳實居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感之俱化。皆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一日有盜潛梁上。實覺。夜起。整衣冠。呼集弟子而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懼。投地請罪。實復徐諭之。遺絹二疋。令其自改。自是一郡之內。風清俗美。無竊盜者。實壽考而卒。哭而來弔者三萬人。子元方。季方。爲一時名士。孫

羣仕魏爲尙書。世世顯達。

漢延壽爲左馮翊。民有兄弟爭田而訟者。延壽曰。吾爲郡表率。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送。不爭。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尙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公所知。王烈字彥方。爲人正直。善教誨。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

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彼懼我聞其過。是有恥心。與布勸其自新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訪其人。卽先盜牛者也。諸爭訟欲質者。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夫盜天地生成之缺也。公能化之。是卽代天行化者。宜其享壽考。獲遐福矣。

唐楊綰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汾陽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崔中丞寬居第宏。

文獻通考 卷三十三
三十一
修。亟毀之。其化人如此。
宋楊旬爲夔州推官。處心正直。積累陰功。子年幼。應試。旬夢神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場中當助子文筆。因改名入場。果中第六。次年會試。椿復夢神預告試題。中第九十六名。殿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問旬何由致此。旬曰。某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惟積陰德。畱得三個慳囊。今取與公看。第一個囊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個囊有四十餘文次樣錢。第三個囊有萬餘小錢。使君不知其故。旬曰。每詳決罪囚。

有吏胥入輕作重。某爲小心平反。從死罪減爲流罪者。卽投一大錢。從流罪減爲杖罪者。投一次樣錢。從杖罪量其輕而決放者。投一小錢。又奉太上感應篇。行種種利人事。今日男奪大魁。皆旬平日正直奉公。陰積功德致之也。

萬歷乙未進士陳毅軒。爲諸暨令。邑有淹女之俗。乃委曲設法勸止。念民苦嫁貲。爲定上中下三則。裁定禮儀。卽著爲令。無爭厚薄。民甚便之。其俗遂化。辛丑。覲歸。同子文莊宿泰山。夢神授詩四句。中及禁淹女。

事且示後報。壬戌文莊果探花及第。

慈祥爲國救民

〔註〕上文正直以心言。此慈祥以其善氣迎人。用正直之心以及物言之。爲國救民四字。不並說。未有爲國而不救民。救民正所以爲國也。故有橫徵暴斂。以實軍需。非不爲國。然不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此不能救民。卽是不能爲國。又有徒知撫字。姑息幸安。非不爲民。然不知邊隅不測。殃及無辜。此不能爲國。亦卽是不能救民。所以念念救民。正是念念爲國。非爲國

別有爲國之事。救民又別有救民之事也。士人居官。權勢可爲。行一善。勝常人億萬善。作一惡。勝常人億萬惡。語云。當路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代天行化。至下文敬兄信友。此是善之大者。奉真朝斗。拜佛念經。此又帝君隨人所好。而曲爲之。引誘處。不可作一槩看。

〔案〕司馬溫公赴關。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畱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千百爲羣。踴躍呼曰。司馬公作相。吾

文帝全書 卷三
三
儕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事。公薨。都民罷市而哭。鬻衣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此是爲民卽爲國之大者。

朱文公爲江西提刑。見貧民衣食困乏。行常平社倉法。夏受粟於倉。冬則計米以償。貧民得遂生養。又憫貧家子弟無力就學。檄所部廣設義學。選士之有行者。歲給餼廩。廣收教之。縣官課其殿最。於是民皆知書。風俗大化。

景泰中。徐淮大饑。死者相枕。上命王紘巡撫。紘至。曲

盡救荒之策。河南山東流民踵至。紘不待奏請。卽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流徙者爲之裹糧。鬻身者爲之代贖。死者給棺。更埋葬之。然後疏聞。上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民矣。紘之子孫至今科甲不絕。

成化時。御史獲盜三百人。卽陞四品俸。時御史王珣按吳部。中所獲者數千人。珣察之多非實。悉出之。曰。我不忍以殺人求進也。後官至都御史。四子皆登進士。

文獻全書 卷三
雲間顏廷表公諱正字以平景泰甲戌科會魁也初任監察御史繼陞副憲一心以爲國救民爲念耿直不阿同僚鮮洽時四川洞蠻趙鐸反官兵屢進俱陷朝中舉公進勦公膺勅命連戰連北遂默禱於上帝曰某奉皇命進勦叛逆以安萬姓非敢曠武若社稷有靈斯民未喪祈天默佑之明晨領兵復進若有神助賊炮自擊公鼓力銳進得平西蜀國奠民安至今祠祀不衰云

忠主孝親

註忠者盡心無欺之謂孝者順親合理之謂忠孝二字是立身之本不求報不求福爲我本分所當爲之事人每於放生念佛沾沾爲之至忠主孝親之大置若罔聞卽放生念佛亦甚無謂故帝君特拈出此一二大事首勉人爲之不可不知况忠孝二字卽學仙學佛之人亦必從此爲明心見性入門第一條正直之路故東廚司命曰人雖有應仙格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惟大忠大孝今日謝世明日便補仙階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

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釋家亦曰。人不供養父母而事布施者。是爲惡德。孰言三教有異哉。故尊卑不等。爲臣者。各盡其心。貧富不同。爲子者。各竭其力。

案晉顯宗時。以歷陽內史蘇峻。不應命。攻青溪柵。卞壺爲尙書令。力疾禦之。苦戰而死。二子珍。軫。亦死於敵。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唐蔡廷玉。朱泚謀不軌。廷玉不從。被囚。歲餘出之。泚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以作逆。卽悔。勉以忠義。何悔。

哉。復囚之。問曰。省過免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後歸朝。歷仕顯要。考終。宋呂公誨。爲御史中丞。忠直傾朝野。一日獨坐。恍見青衣人。授以一丸。曰。上帝卽曰。南遊炎州。以子至忠。特命糾正羣仙。彼州大熱。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果終。時朱明復初登第。過公於湘江。見公跨一玉角鹿。左右擁衛甚盛。明復迎謂曰。君其已仙乎。公曰。我此行。侍上帝南遊。不及欵曲。乃口占一詩曰。功德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吾今

從帝爲司直。更有何人掌柏臺。言訖。忽不見。
宋文天祥。年二十。狀元及第。德祐間。元兵告急。下詔
勤王。公舉兵入衛。屢冒矢石。元兵襲公於興國縣。夫
人及男女皆被執。公不顧。奉帝遷於崖山。加少保。信
國公。公方飯。元兵突至。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在道
八日。不食猶生。至燕。長揖不屈。辨論侃侃。元兵幽之
小樓。三年。乃殺公於柴市。臨刑。南向拜而死。衣帶中
有紙一幅。書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
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公死。

天下榮之。至今血食海內。裔族鼎盛無比。

明于謙爲御史。正色直言。不避權貴。歷兵部尙書。適
王事多艱。寢處朝房。經年不返私室。國家危而復安。
諡忠肅。春秋享祀。至今不衰。

明劉理順。甲戌狀元也。甲申闖賊破京師。公從容正
衣冠自縊。書衣帶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
我何不然。既忝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
公旣沒。賊登堂而拜。下泣者不一。三忠祠在中州會館之左。公上公車時讀書於此。

文獻全書 卷三十一
雲間吳嘉胤字繩如。明甲子科孝廉也。素性廉介。剛直不屈。官南京戶部主事。乙酉年。大兵困金陵。公誓不兩立。過剖心亭。曰。浩氣丹心。養於平日。我恨不能剖心耳。城將下。公正其衣冠。縊於松林下。既縊矣。復呼家人張祥曰。冠刺未正。爲我正之。遂從容而逝。元時秦閩夫繼妻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閩夫病篤。以前妻之子托柴氏撫育。柴無二心。後有惡少年殺張福家人。福訟於官。連及閩夫前妻之子。罪當死。柴氏引次子到官。泣訴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

次子亦曰。此乃我之罪。願勿加於兄。問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囚。始得其情。官嘆曰。妻能割愛。以從夫言。子能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因奏其事於朝。赦之。而旌表其家。噫。天下之爲繼母者。當以柴氏爲師法矣。此卽忠主而孝親者也。李善。南陽李元僕也。元家巨富。染疫盡死。止遺一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咸命謀殺。分其家產。善乃潛負續入山中。親自乳哺。乳乃自生。汁備嘗辛苦。續雖孩穉。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間。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

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奴悉殺之。後朝廷聞之。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後遷善爲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卽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夫以廝養之卒。尙知盡忠如此。凡居官受祿。爲縉紳先生者。可不各殫厥心乎。

漢杜孝。巴郡人。母嗜魚鱠。杜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鱠。婦汲水。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曰。此我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

者。嘆其孝感。舉孝廉。爲郡守。

李瓊。杭州仁和人。幼喪父。家貧。事母至孝。後家稍豐。孝益至。娶妻有子。瓊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使婢給事。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有所失。母遂不之強。母喜食新。百方求市。不惜倍酬其直。淄人張用聞其孝。與卜鄰而居。

宋山陽徐積。字仲車。父卒時。方三歲。哭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止。旣冠。事母益孝。非有大故。未嘗去側。登第後。年已過壯。尙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

人必爲母病。公以父諱石。生平不用石器。遇石不踐。或告之以難避。曰。吾豈故避之。見自怵然。不敢加足耳。太夫人病終。號慟嘔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居喪廬墓。率循古禮。哀呼問視。一如生時。郡守延教生徒。後授本州教授。卒贈節孝先生。

明崑山顧鼎臣。父諱恂。五十而生公。自幼盡孝。稍長。撰一表文。每夜焚香祝天。願減己算。增親壽。一夕夢黃鶴飛從天來。近視。卽所焚表也。未批云。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父延二紀。鼎臣狀元及弟。後恂果臻。

上壽。鼎臣登第。猶及見之。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淮安山陽縣。毛繼宗妻馮氏。天性至孝。姑年高病篤。毛又運糧赴京。婦乃沐浴更衣。夜晚顛天代死。取刀刺脅。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驚姑醒。遂以帕揜刀口。入撫其兒。復慮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剖。音奎時月尙未出。天忽明淨。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剖肝一葉。當卽和羹進姑。姑甫嘗。便覺甘美。問是何物。婦詭言鄰家獲一鹿。此鹿肝也。姑食之。病隨愈。彼時至誠所感。剖口不痛。但

血跡難揜。小姑覺之。合家驚傳。姑方知其救己也。痛哭感恤之。時有新安諸生江天乙。著奇孝驚天集。以傳其事。

錢塘徐公旭齡。號敬菴。父羽儀。館於江右玉山縣。鼎革時。爲兵所害。敬菴聞之。號蹕嘔血。遂孑身往尋父骸。遡流而上。艱險備歷。將至其處。夢父曰。汝要得我骸。須問毛十七。公訪得其人。引至墓所。見枯骨纍纍。公呼號滴血。方得父骸。負歸。又遭大風覆溺。親入水中撈救。歸家安葬。順治辛卯科。主司誓求真士。夢神

投一孝子卷。明日閱徐卷。與夢中所見無異。遂登鄉薦。至乙未魁南宮。今爲都御史。巡撫山東。雲間顏公諱文瑞。號雲麓。賦性孝友。自幼晨昏定省。無間。年甫十三。卽任家事。以慰父母。及長。窺親意。頗愛弟。悉以田房讓之。不取尺椽寸土。娶楊侍講女爲室。氏事翁姑益孝。奉膳問安。有餘必請親膳畢。方敢就食。嘗以銀錢隱投親笥。隨親所喜而與之。凡米鹽之入。必先及弟。以悅親心。四五十年。恆如一日。一夕夢神告曰。汝命不永。且乏嗣。上帝以汝至孝。故益爾

年錫爾嗣。逾年果連得二子。後親戚欲舉公孝行。公堅却不許。

文安縣有居民娶婦美而不孝姑。每夫歸必泣訴其苦。夫常默然。一夕夫出利刃示婦。佯曰。汝常訴姑不容。今持此去殺之。何如。曰。願也。夫又佯曰。汝且謹事一月。令人皆知汝孝姑惡。然後密行此事。婦如其言。因怡顏柔語。晨昏供侍。幾一月矣。復取刃夜呼婦曰。姑日來待汝若何。曰。非比前也。又一月復扣刃問之。婦懼然曰。姑今與我甚好。不可殺也。夫握刃怒視之。

曰。人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難報。故長而娶婦。正爲事舅姑。生子息耳。我每察汝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大逆。吾藏此刃。實要斷汝首。以快我母之心。姑寬汝兩月。使汝改過。盡爲婦之道。表我母待汝之心。而安受我刃也。婦驚懼拜泣曰。幸恕我死。我當畢生承順父母。不敢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姑婦交睦。共成慈孝。

楊一武進圩音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曲以

悅之。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親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嚴寒。赤身。勿恤。葬於野。卽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少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楊一。遂致富。夫以乞丐之夫。尙知孝親。而格天如此。等而上者。可不勉乎。唐華州張某。每日告天謝愆。一日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貞觀十一年。父使刈禾。張目懷恨。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昔有人至陰司。見殿上

對語云。萬惡淫爲首。百善孝居先。故古來之孝逆。獲奇報者。不可指述。今畧舉一二。以爲人子之法。戒云。敬兄信友。

註。兄是父之類。故當敬友。是疎之屬。故貴信。敬兄則近於父者。皆孝矣。信友則獲於君者。在誠矣。敬不在虛文。而在實德。信不在一日。而在平生。自正直代天行化至此。皆善之大者。人不可務其微。而忽其大。爲其易而畧其難也。自此以下。奉真朝斗等事。皆爲善之助也。有識之士。宜知之。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

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畱與兒孫作樣看。故家庭之間。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宜矣。如父不慈而子孝。兄不友而弟恭。是難能也。人當勉其所難。亦不可忽其所易。朋友以義合。惟信可以相孚。而敬兄信友者。先須孝弟。中庸曰。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况事親孝。必忠於君。事兄敬。必信於友。故孝弟尤爲立身之本。

案五代張士選。幼喪父母。其叔育之。祖產未析。叔有

七子。一日謂選曰。今與子析籍。分爲二。吾與汝各受一選。曰。叔有諸兄弟七人。可分爲八。叔固辭。選讓益力。因析爲八。選時年十七。同館二十餘輩。有術士獨物色曰。南宮高第。惟此少年。同輩笑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故許之。發榜果高捷。晉顏含。字弘都。兄畿。客死。櫬歸。其父夢畿曰。我爲醫所悞。未應死。可急開棺。含時尚少。力請父發棺。餘息尚喘。含旦夕營視。足不出戶者十三年。而畿始卒。嫂目失明。藥須蚘。蝮蛇膽。含力求之。不得。忽童子持一

青囊授舍。開視乃蛇膽也。童子卽化青鳥去。嫂目遂明。舍後出仕。官至開府。
南齊劉瓛。夜呼弟璡不答。至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瓛怪其遲。璡曰。向因束帶未完。故不敢應耳。其敬兄如此。後爲名臣。

歐陽池。兩兄皆庶出。父欲厚嫡子。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子爲父母服。有異否。舅曰無異。馮曰。服無異。分產獨可異乎。舅大悅。乃均分之。人處財不爭難。處嫡庶不爭尤難。婦賢若此。不更難哉。

宋米芾。處友極信。每將書柬於友。至頓首字。必叩首者三。

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諂。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納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爲己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爲己子。子亦不知孰爲己母。家猫爲人竊去。犬哺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後宋太宗時。旨表其門曰二難。以爲妯娌師法。凡爲家長者。不可不時以此宣揚化導之。

文府全書 卷三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蕩。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箸。五年。兄蕩廢已盡。除夕。彥霄置酒迎兄嫂。曰。弟初無分意。以兄不節。敬爲兄守先業之半。以供伏臘。今請歸。仍主家政。卽取分券焚之。授兄筦鑰。更出所蓄償。兄逋負二千餘緡。次年。彥霄父子俱鄉薦。登第。黃士俊。號象南。廣東德順人也。素敦孝弟。赴京會試。途聞兄病。嘆曰。惡有急功名而緩吾兄哉。遂速歸。萬曆丙午冬。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曰。汝來耶。今首用汝矣。次年丁未。狀元及第。

臨潼殷富。弟殷貴。素不敬兄。嘉靖初。死三日。復生。向兄叩首曰。弟今再不敢欺兄矣。富訝問其故。貴曰。被卒拽赴城隍廟。跪堦下。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欺兄。罪百杖。將責貴。惶懼大呼曰。貴愚蒙。自今改過敬兄矣。卽聞殿上曰。汝果能改。姑免杖。放還。觀此改過亦動神聽。

晉羊祜鎮襄陽。務修德信。以懷吳人。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疾。求藥於祜。祜以丸藥予之。抗卽服之。不疑。或以爲言。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後祜卒。襄陽

人信服之。以祜好遊峴山。遂建碑立廟於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各爲墮淚碑。

宋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聚錢三萬助之。道至滑州。至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其母兄欲賣女以辦喪事。道傾囊中錢悉與之。又爲嫁其女而去。明祭酒李時勉。忤王振。囚於監門。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先謁銀臺。銀臺懼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上。蒙恩竝釋。師生相信。忠義千古。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

臂語曰。欲以妻子相托。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賑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與大人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文季後登高第。

荀巨伯。遠看友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畱疾者家中。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敢獨止此。巨伯曰。友有疾。不忍棄之。願以身代友人之命。賊感其義。班師而還。

江文輝爲諸生。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馮旋墮水死。同

列以試迫。倉皇散去。江獨留。殯之乃去。及至試事已罷。人皆以爲迂。江自若也。來科聯捷南宮。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付以千金曰。吾子必敗吾家。俟其困極。酌濟之。未幾其子窮迫幾斃。德始名詰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慚不敢答。德曰。吾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誓不負恩德。立取千金還之。封識如舊。竝告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成富室。後德生子仲遠。登第官至尙書。

吳獻臣在太學時。與羅玘起音相好。玘病痢。孤身無倚。獻臣親爲煮粥。負之登廁。日夜數十次不倦。後玘病愈。與獻臣同登進士。常謂人曰。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我者獻臣也。

或奉真朝斗

註三教雖殊。其源則一。能從其教。皆可入於聖賢地位。帝君惟恐人不入於善也。故隨人之所好。以誘之。曰。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真者。道教之尊稱。斗乃中天斗極。北極天樞。上帝在焉。其尊無對。北斗神君。

卽紫微帝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天壽之事故養生家
忌北首臥北向坐食必冠帶犯者魁罡神責之奉真
朝斗古卽有之近世爲盛誠心所致其感神焉故有
道之士能以正直存心刻刻與天心往來則真亦可
不必奉斗亦可不必朝也如或未能而留意於此此
亦顧諟天之明命昭事上帝之一端故或之一字亦
是帝君推而言之之意斗姆天尊勸世文云世人拜
斗拜天上之斗耶拜心上之斗耶拜天上之斗拜猶
不拜也拜心上之斗不拜而拜也所謂心上之斗者

凡二十有七條不能殫述要不過孝弟忠信禮義廉
恥修身立行之事而已否則徒拜斗之像叫斗之名
稱斗之號神方惡而厭之其能佑而救之乎故曰拜
時拜不拜時亦拜天上有斗心上亦有斗也

案孔子六經旣成齋戒向北斗自陳所以著書之意
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漢明帝遊終南山忽見雲霞布彩瑞靄騰空有北斗
大聖位居其上二星官在後元君曰吾非一聖乃七
人也二星官者是斗中注人間善惡左輔右弼之星

若人至心皈依敬禮。便可延生保命。度厄消災。管輅春暮出郊。見一少年。輅問之。答曰。趙顏年十九歲矣。輅曰。汝貌美無壽。三日內必死。顏歸告於父。父急追輅求救之。輅曰。汝可備淨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中大樹下。見盤石。上二人奕棋。一向南坐者。穿白袍。貌甚惡。一向北坐者。穿紅袍。貌甚美。汝將酒脯勸之。待酒食畢。哭告其事。必添壽矣。切勿言我名字。次日顏攜酒脯入南山。行五六里。見二人於大松樹下。石上奕棋。顏跪進酒脯。二人不覺飲盡。顏哭

拜於地。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我二人已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取籍視之。曰。汝今十九歲。吾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可活九十九。回見管輅。教他休洩漏天機。必有大罪。紅袍者出筆添訖。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顏歸問管輅。輅曰。穿紅袍者。南斗也。穿白袍者。北斗也。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今已添之。子復何憂。父子拜謝。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向北四十九拜。寒暑無間。後以罪下獄。自知不免。日日拱手誦斗姆咒。

一夕朝審。爲曹石所嗾。必欲置之死地。命官校繫掠。有貞隨行念誦。忽風雷大作。平地水高三尺。殿上燈燭俱滅。承天門災。帝懼而退殿。有貞遂得免死。謫戍。又晦冥中。錦衣衛堂上。有物如豕蹲者七。時人皆謂斗神之應。

常熟縣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屋被延燒。中有小樓三楹。乃四房姑媳共處其中。皆孀婦也。方火熾時。烟焰環迫。二孀平日禮斗極誠。窘怖中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簷前舉袖一麾。火光隨

滅。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荆溪北鄉周孝侯。爲母病甚。向北斗祈算。病旋愈。且長壽。號其里爲感孝墩。其孫周子南遇斗誕。斗降日。必虔誠設祭。一日遇一醉生。責以邀福媚神。推案而去。子南益深敬禮。夜半醉生之子叩門曰。汝傷我父。痛徹骨髓。命垂殞。奈何。子南曰。汝父獲罪於天。非我咎也。其子猛省。同父望北叩頭悔罪。乃安。子南至老。無疾談笑而逝。

吳婦盛氏。姑俞氏。臥病十年。婦每夜與夫禮北斗。焚

香祈祝。不少間。一夕夢偉丈夫七人。至其家曰。爾夫婦孝敬至誠。爾姑保無虞矣。未幾愈。

崑山魏清伯。弘治己未病瘍。醫人悞鍼其脛。久而不行。夜夢白髯老人曰。子何不誦北斗經乎。覺而異之。適有道士問疾。以夢告。道士曰。虔誦斗經。卻病延年。乃日誦斗經三遍。夜必叩禮。足楚遂瘳。後壽至百歲。齒髮如壯。誦禮不輟。

順治丁酉。桐城方氏。以塲事獲譴。徙寧古塔。闔門朝禮斗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燈已黑。忽自明。又一深。

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眷屬。跪祝曰。某等俱望生還。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恩釋放歸。

或拜佛念經

註孔子爲中國之聖人。佛是西方之聖人。其說同歸於明心見性。但後人奉佛者。都不識佛教之要。今與俗人言佛。未有不歸於拜佛念經者。夫拜佛念經。此俗人之所爲佛。俗僧之所爲佛也。佛亦何嘗區區教人拜。教人念哉。不但此也。竝何嘗教人必棄妻子。去。

父母以坐餓七。習禪觀爲事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色與聲。蓋指拜佛念經之人言之也。然而帝君慈悲爲念。不但爲上乘人說法。竝爲下乘人開方便之門。故拜佛念經。亦或及之。爲不知拜。不知念者說法也。經常也。至精至妙。不可移易之謂。念者。念念不忘之謂。帝君不言誦而曰念。正見口耳之學無益。念想之功無窮。蓋經之所載。不過勉人以孝弟忠信之事。絕人以非禮非義之萌。若徒口邊誦過。不加心領神會。徒記遍數。

不以善惡自反。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念經者。於勸善處。必思我有是。否有則。忻幸。無則力勉。於戒惡處。必思我無是。否無則自。慊有則痛懲。念得精熟。則行住坐臥。念之所之。無非聖賢經典。人能從此知佛之所。以爲佛。經之所以爲經。由拜而識。不必拜之爲拜。無時不拜之爲拜。不必念之爲念。無時不念之爲念。則庶幾矣。

案周昭王時。釋迦佛生。而教始立。漢明帝夢一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

曰佛。乃使蔡愔音等往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四十二章。及沙門。由是佛教始入中國。至梁武帝時而盛。佛者覺也。以覺悟羣生也。釋迦佛茶毗火化也時有五色如珠光瑩堅固。此名舍利。阿育王造塔以藏之。名曰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太宗命取舍利度開寶寺地。造浮屠十二級以藏之。如來既化。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為佛。瞻敬之。杜詩有方知象教力。句謂以形象教人也。

吳太宰諮問孔子孰為聖人。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名

曰佛。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李士謙善參元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儒日也。釋月也。道五星也。客不能難。蓋三教之道如日月星辰之大明於中天。竝行而不相悖也。

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云。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白於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唐天寶中張無爲遠歸關閉倦坐橋下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使一人至布政坊取十餘人內二人一則同里王翁一則其妻也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惟無爲妻誦金剛經吉神護之故不得少頃無爲歸見妻猶在誦經曰汝常不外宿故誦經以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王翁死矣無爲懼因以告妻妻亦懼卽奉長齋日誦經不斷得免且長壽
宋臨安張公子嘗至一古寺佛無手足請歸莊嚴朝夕禮拜建安時金兵犯界張伏古井似夢非夢見所

拜佛謂之曰汝前生在黃巢軍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至此殺汝奈何張怖甚次日果有一人持矛臨井叱張出欲殺之張呼曰汝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張以佛語告之其人擲刀於地曰冤宜解不宜結汝昔殺我今我又殺汝冤何時了然畱此恐爲後所傷復與同行數日而別
宋符仲信白手起家年三十五因病入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恩公何爲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饑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

起遲。今至削盡。數人曰：此皆小過。吏曰：不燒香。卽是無敬奉天地心。睡起遲。卽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符驚寤。因自述其說以告人。

太倉王奉常時敏。字烟客。文肅公錫爵孫也。篤奉佛教。每味爽卽盥漱。禮誦金經。自十七歲以來。凡七十餘年。未嘗少懈。一日孝廉陸允升夢至一寺。見六人挑豆六擔。黃豆中雜以蠶豆。一僧指曰：此皆烟客前生所積善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陸醒以告人。咸稱歎不止。公生子九。次子揆。乙未進士第。

八子揆。庚戌進士。入詞林。幼子抑。丁巳經魁。孫原祁。庚戌進士。一門榮盛無比。

鄞縣史狀元大成。號立菴。父封翁素積德。嘗置一巨盃。盛飯供佛。後卽作盞飯。有寧波某寺一僧。法號大成者。誓願化盞飯供衆。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爲常。如有年。一日忽見僧大成入戶。索之不得。遂生立菴公。卽取名大成。持胎齋。至順治乙未。狀元及第。李八患大麻瘋。三年百藥不效。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經。滿三藏。一日忽有僧來。與藥一丸。李受之。

不肯輕服。夜夢惠藥僧曰。吾乃觀世音也。汝因平日以穢柴蒸作。觸犯鬼神。所以患此瘋症。又以汝曾誦經三藏。特賜汝一丸救苦丹。緣何不食。醒卽服之。凡七日。遍身脫皮。鬚眉復生。

李郡君向拜觀世音。誦大悲咒。一日有老媪至其家。遺珠而去。久不至。郡君呼而還之。後感疾。至陰府。乃誦大悲咒。其堂搖動不已。冥官凜然曰。放汝歸矣。且汝曾還老媪珠。當增壽二十年。歸見屍臥帳中。驚而覺。益奉大士。壽至百歲。

吳門戴舉人惡業甚多。但拜大士極誠。日誦大悲咒。無間。病死數日。有鄰人死而復醒。述冥司曰。汝壽已絕。因三年前曾勸人完一夫婦。故增汝壽一紀。竝述見戴舉人。桁楊桎梏。質寃無數。冥司曰。卽汝淫惡。當受油鍋地獄。忽鬼卒扛一油鍋至。猛火沸煎。驅戴下去。戴惶恐無計。惟口誦大悲真言一句。忽殿宇搖動。油鍋散解。地化白蓮。冥司起立。謂質寃者說。他有此真言。有何地獄。可以拘禁。得放他托生矣。寃鬼堅質。冥司曰。嘉興吳某爲惡。近因求子爲善。待他去轉一

文府全書 卷三
轉來忘此真言。可以處置。我今得生。欲往嘉興吳家。看果得子否。及至果得一子。觀此知拜佛念經之功。不特爲善者可以超凡入聖。卽爲惡者亦可暫脫地獄。此近年事也。

張慶爲獄吏。時行方便。好誦法華經。每重囚就戮。爲之念佛誦經。一月乃止。八十二歲。無疾而卒。子亨爲顯官。孫六人皆登第。
山右張玉有女名佛兒。年十五。好誦經典。忽暴卒。半日甦。曰。被二鬼捉過。父嶺見二鬼。以黑被裹二人。納

之陳家。次將花被裹兒。且曰。汝負他一千五百錢。今當往還他。一綠衣前曰。此人念般若經。姑恕之。因失足墮地下。乃醒。其父明日往父嶺訪之。果有一陳家。夜生三犬。二黑一斑。斑者墮地死。急歸取錢還之。陳不受。將錢作好事云。

吳門蔣氏。康熙元年三月間。病腰疽。血流不止。將終。忽夢一老嫗云。汝虔誦白衣大士咒一萬二千遍。刊印廣施。病卽痊。氏拜諾。頓甦。虔誦圓滿。病卽愈。因卽刊施不倦。

吳郡高受。人餽玉佛。愛其玉美。截爲環。後竟坐飛語。有口無辨。腰斬於市。毀謗佛者當以此爲戒。

報答四恩

〔註〕四恩是天地君親四大恩。天有覆我之恩。地有載我之恩。君有成我之恩。親有生我之恩。此皆罔極之德。何可不思報答。但報答之道。亦無他術。上言正直。代天行化。卽可以報天地之恩。慈祥爲國救民。卽可以報君之恩。忠主孝親。敬兄信友。卽可以報親之恩。總之多行恩德。廣爲利濟。不虛天地君親生我之心。

則不報之報矣。世之言報答者。不能實行功德。而僅以納燭焚香。結壇修懺爲事。豈不謬哉。

〔案〕邵康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縱貧來也不妨。

吉天相。存心中正。品行端方。舉事動心。必以天地君親爲念。嘗曰。人若忘此四大恩。則與禽獸何異。凡教子弟及生徒。必先講明此四者。一日忽有羽士三人。

飄飄若仙。至其家曰。汝可謂名教中人矣。保汝子孫無淫佚。高大門牆。後公生子三孫。八皆以孝廉稱。德行著。官至學士者三人。登仕籍者濟濟。

廣行三教

〔註〕三教。卽儒釋道也。儒以孔子爲宗。釋以釋迦爲宗。道以老子爲宗。三教雖有異名。無殊實。後人各失其真。因各立一門。交相非謗。此皆三子之罪人也。而拘儒之詆佛道尤甚。不知佛之爲教。廣大慈仁。道之爲教。清靜無爲。實非異端比者。然而三教必以儒爲先。

儒之一教。其道無所不該。今人學儒而都不知儒。儒豈僅讀四書。習八股之謂哉。後代帝王從事於佛。從事於道。未有不至於覆國亡家。貽笑千古。而從事於儒者。又不過紆青拖紫。泊沒於富貴之一途。因而釋道兩家。又得以方外之說誦之。此誠三教之罪人也。苟有真能廣行三教之人。以一而兼三。皆不落三教窠臼。乃是三教之真傳矣。昔孔子爲儒。而問禮於老聃。暗稱佛爲西方聖人。是誠廣行三教者。故得爲三教之宗。若今而有行三教之人。吾與之言三教。則三

文府全書 卷三
教可以不分而爲三。庶三教之本來不沒。廣有由己。及人推而遠之之意。行如日月之行於中天。無微不至。照無遠不屆。如江河之行於地下。循環不止。川流不息。

案袁了凡曰。儒與釋道。教雖分門。理實一致。所以參贊天地。裁成萬物。脫離塵網。經世出世者也。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飭之。至於舉揚正法。弘宣懺悔。尤宜勉勵。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卽孜孜欲人爲善。每遇嘉言美

行。不分三教。捐資刊布。冀人警醒。一夕月晦。夢帝君語曰。汝有善心。廣行三教。所刻俱錄報天庭矣。自是三教典籍。不學而曉。廣布流行。後子孫悉俊拔。多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裔也。

南昌一士子素好恢諧。令尹改建文廟。遷聖像。十餘人舉之不能動。士謔曰。是之謂仲尼。令尹正色曰。汝爲士而敢侮聖耶。士慚而退。是夕夢追至一所有官叱之。以侮慢先聖。令杖三十。醒遂癡。自此不識一字。子孫流爲丐而絕。

